



梵文與佛學研究

- 一、歷史上的梵文
- 二、佛教與梵語
- 三、中國古代的梵文研究
- 四、梵文和中國文化
- 五、近世歐美的梵文研究
- 六、梵文研究對佛教學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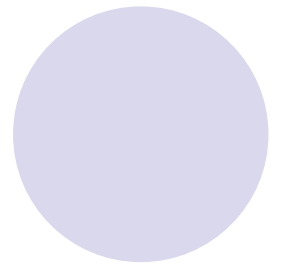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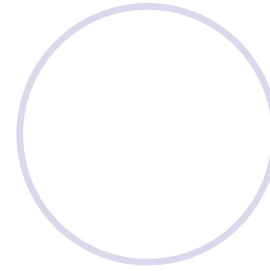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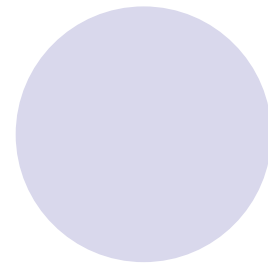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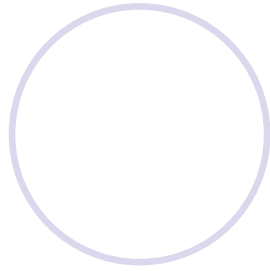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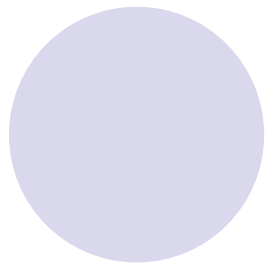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歷史上的梵文

- **Part I:** 特色
- **Part II:** 歷史
- **Part III:** 梵文在世界及社會上的地位



Part I 梵文的特色

**Longevity(延續性),
Stability(穩定性),
Sacredness(神聖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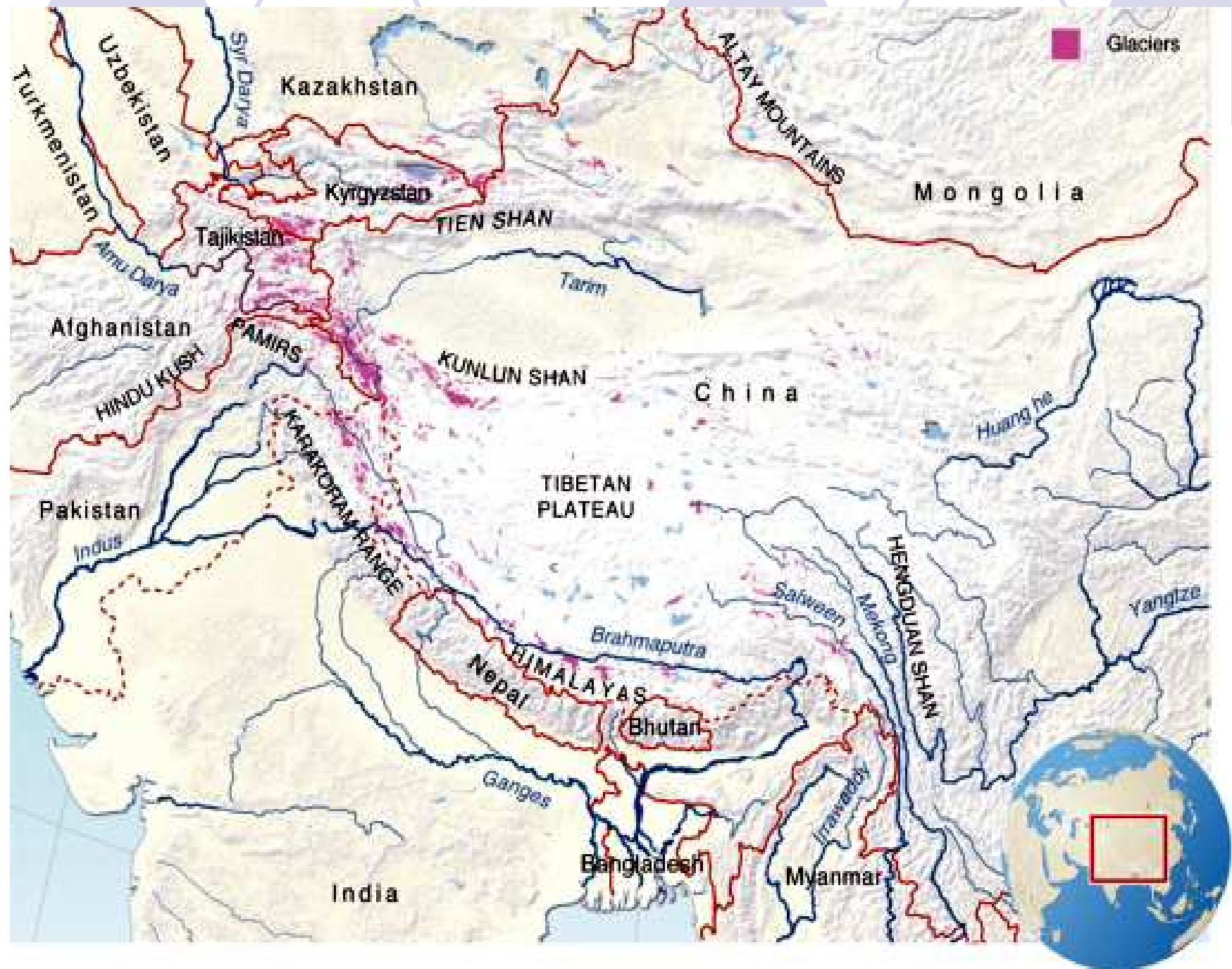


- 中國人以古印度雅語爲梵天(Brahman)所製，稱爲梵文。
- 在印度本土，如Mahābharata裡，稱爲Brāhmi Vāc，即神聖的語言(holy language)。又叫Samskṛta (well-formed, put together, highly-elaborate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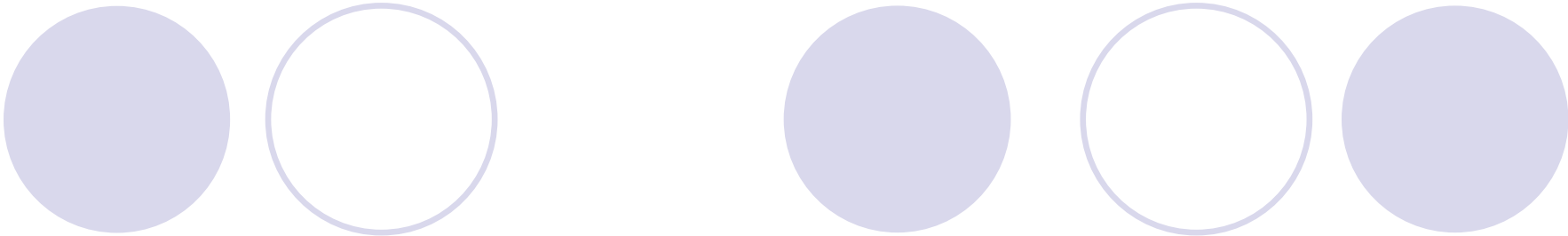
Part II 歷史

〔梵語之來源〕

約紀元前三〇〇〇年以前，經過語言單一的時代，伊朗及印度人祖先往東遷移，其中移居伊朗高原而成立了祆教的宗教聖典是伊朗人。大約是西元前一五〇〇年左右（有種種的假說），他們再過興都庫什山脈到西北印的印度河流域的上流居住的是印度阿利安人的祖先。進入印度的阿利安人成立了最初的梵文宗教文獻吠陀，記載伊朗祆教聖典的語言，和記載吠陀聖典的梵語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甚而言之，可以說當將聖典翻譯成梵文時，可以根據一定的規則，只要將一個一個音置換即可。



- 
- 印度・阿利安(Indo-Aryan)語可分為古代、中期和近代三個發展階段：
 - 古代印度・阿利安語(1500 ~400 BC)：
 - 吠陀梵語(Vedic Sanskrit)
 - 古典梵語(Classical Sanskrit)
 - 中期印度・阿利安語 (MIA / Prākṛits, 600 BC ~1000 AD)
 - 近代印度・阿利安語 (1000 AD ~ Now)：
 - 孟加拉，巴基斯坦，尼泊爾，馬爾代夫語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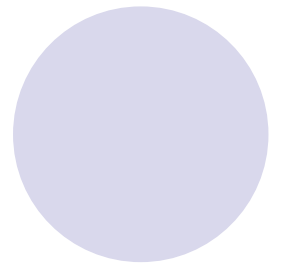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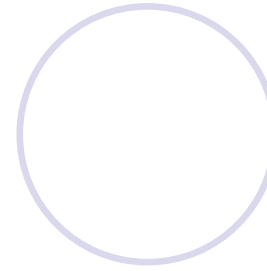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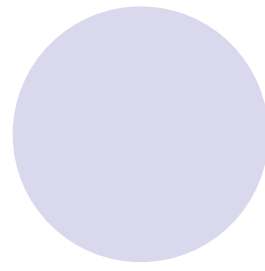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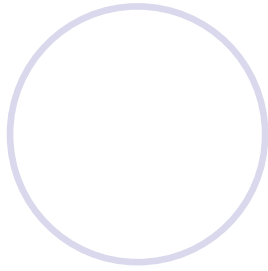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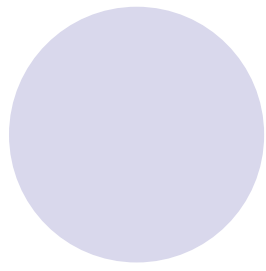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廣義的梵文是指古代的印度・阿利安語全部，在古
代的印度・阿利安語當中，屬於最古層的是指記
載的婆羅門教聖典——吠陀的語言，一般稱為吠
陀文法。相對於此，西元前五～四世紀左右，印度
文法學家巴膩尼，以當時知識份子的語言為基
礎，著作了一本文法書——八卷書，而使得古代印
度文法標準化。所以，一般都將古代的印度阿
利安語中由巴膩尼所完成的屬於較新層的語言稱
為古典梵語，或略稱為梵語，有別於記載吠陀聖
典的梵文。巴膩尼所整理之文法體系，經由後世
的增訂及千年後今天，古典梵語一直一成不變的
直傳下來。

Users of The Language



- Upper classes of society
- Educated, high-ranking men
- Religious scholars



- 巴膩尼：
- 言語不滅的「聲常論」，早在西元前四至三世紀犍陀羅國娑羅闍邏（**Śalātura**）人的文法學家波膩尼（**Pāṇini**）所創立；他的出生地，根據近代學者金克木的考證，即屬現在「巴基斯坦的白沙瓦附近」。波膩尼創立聲明論（文法學）之後，聲明即成為印度重要的學問之一；包括如：彌曼差派（**Mīmāṃsā**）、印度文法學派、瑜伽派、吠檀多派（**Vedānta**）和佛教的真言宗，很多學派都主張言語不滅論。

The Four Vedas(四吠陀)

- Rig-veda: the oldest, consisting primarily of religious hymns
- Sama-veda: the veda of chants
- Yajur-veda: the veda of prayers
- Atharva-veda: contains the lore (knowledge, customs, incantations) of the Atharvans



Part III

The place given to Sanskrit in the world and in society

Indian Mythical Geographies

- Celestial (天上)
- Terrestrial (地上)
- Subterranean (地下)

Sanskrit is given as the language of the gods dwelling in the various heavens. It appears thus always in the position of language of the higher species and classes.

In India Today

The title 'In India Today' is positioned on the left. To its right, there are three circles: a solid light purple circle, an outlined light purple circle, and another solid light purple circle. Further to the right, there are three more circles: a solid light purple circle, an outlined light purple circle, and a final solid light purple circle.

Sanskrit is still a language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is not commonly spoken, much like classical Latin and Greek in European societies. **Sanskrit** (now usually written in the Devanagari script) serves as a learned **language** and lingua franca for Brahman scholars.



佛教與梵語

- 原始佛教使用的語言：
- 巴利文《小品》v.33.1：“我允許你們，比丘呀，用自己的語言學習佛所說的話。”
- 佛陀面對的教眾大部分是鄉村的
- 季羨林：半摩揭陀語；巴利文：西部方言
(與Girnār 石刻方言近似)
- 渡邊海旭：世尊確曾用梵語說明教理

佛滅後各部用種種語言傳誦佛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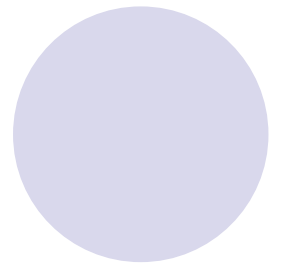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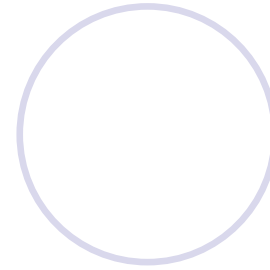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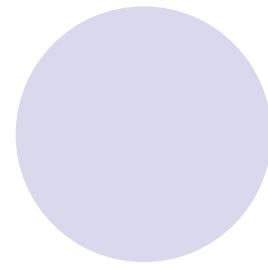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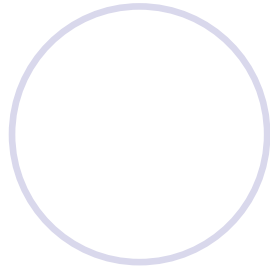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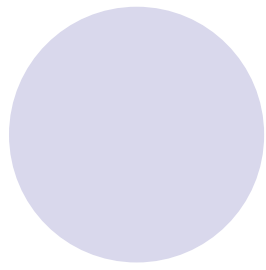
- 說一切有部：梵語(于闐；《法華》斷片)
- 南方上座部：巴利語
- 化地部：吠陀語(好語) (據真諦《部執異論》原書後的《記》，謂化地部所以分派，在於部主是婆羅門，曾為國師，出家後成了阿羅漢，正好用吠陀語去莊嚴佛經)
- 大眾部：俗語 (方言土語) (據布敦《佛教史》)
- 正量：西方訛略語(文法散亂的梵文) (出處同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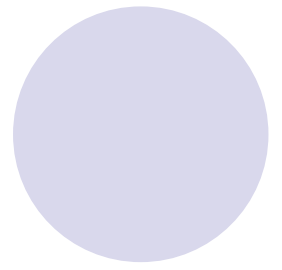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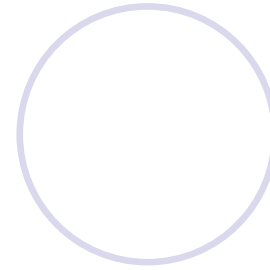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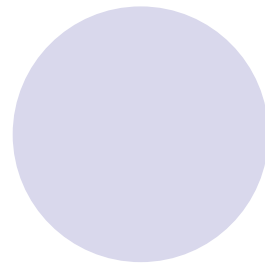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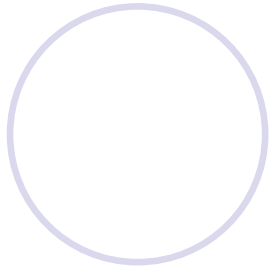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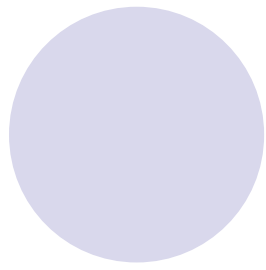
- 現今保存的大小乘教的梵語寫本中，不少尤其是早期的經典在當初傳播時間的是中期印度語，后來隨著時代的推移，這些中期印度語的佛教經典逐漸梵語化。對於梵語化的開端說法各異，但一般認為是從西元1-2世紀在印度北部、西北部逐步開始的。但梵語化的擴大則是很久以后的事情。

後世佛典的梵語化進程

- 一、佛教混合梵文(?)：帶一種方言色彩(中期印度語方言)，或將方言直書為梵語者(韻文和散文方言化程度甚高：Mahāvastu)
- 二、過渡時期(佛教混合梵文?)：不精鍊的散文經典(韻文仍較方言化：法華經，十地經，華嚴經)
- 三、佛教梵文：韻文和散文梵語化程度甚高：楞伽經，般若經，有部的波羅提木叉經)
- 四、純雅的文學(正規/古典梵文：馬鳴、Mātr̥ceṭa)



- 第一類佛教梵文：阿派布蘭遐(魔鬼語~最卑劣的方言)；或伽陀語(gatha language)，用於大乘聖典的偈頌(悲華、十地、無量壽等)，無法快讀。蓋佛教文學的傳誦者，包括首陀、毗舍、旃陀羅賤族等。
- 第二類佛教梵文：法華、無量壽、華嚴、悲華等散文部分，時代稍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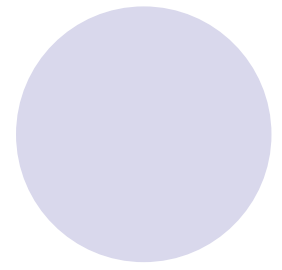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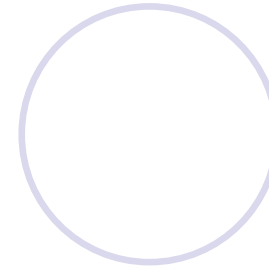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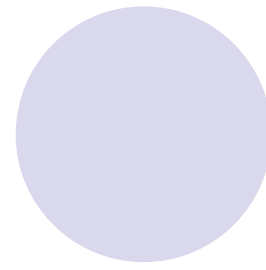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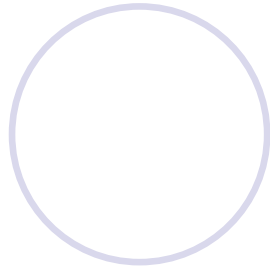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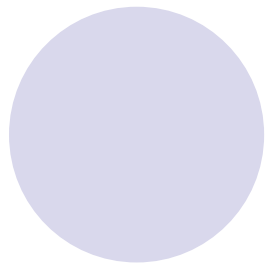


- 純雅的正體梵語所書(時代較後)：
 - 最古：金剛經、彌陀經、心經
 - 中古：大乘莊嚴寶王經、瑜伽論
 - 哲學註疏：稱友《俱舍釋》
月稱《中論釋》
- 文學藝術作品：馬鳴《佛所行讚》、寂天(七~八世紀)《菩提行經》

- 大乘佛教論師的著作都是用標準的梵語，這基本上違反早期佛教不制定統一的標準語，即所謂鼓勵語言的在地化，或者鼓勵佛法的在地化的方向不太一樣。
- 公元一、二世紀左右開始，當梵文化銳不可擋的時候，所謂梵語化運動、梵語化復興，很多早期是以方言所寫的佛經開始梵語化，把它從俗語轉成雅語。在轉換過程就出現了一般所稱的混合梵語，因為這些轉化的人並不見得每個人都精通梵語。一般精通梵語的人，一個婆羅門，在他十五年受的教育裡面，有六年到九年的時間都花在學習梵文上，也就是說它是一個非常難學的语言，必須達到極為流利的程度。很多大乘論典都是以詩頌的方式來寫，要寫梵文詩不是那麼簡單。
- 語言的變遷意味著也意味著思想的變遷。這些婆羅門出身的論師不僅將標準梵語帶進佛教的書寫裡面，同時也將從小所學的某些婆羅門思想帶進來。就是說整個佛教學術思想的發展---特別是大乘，有婆羅門化的傾向。不只在語言方面(從方言到雅語)，也包括很多大乘論師是婆羅門出身，乃至佛教中五明這種知識體系在很多方面是婆羅門教知識體系的模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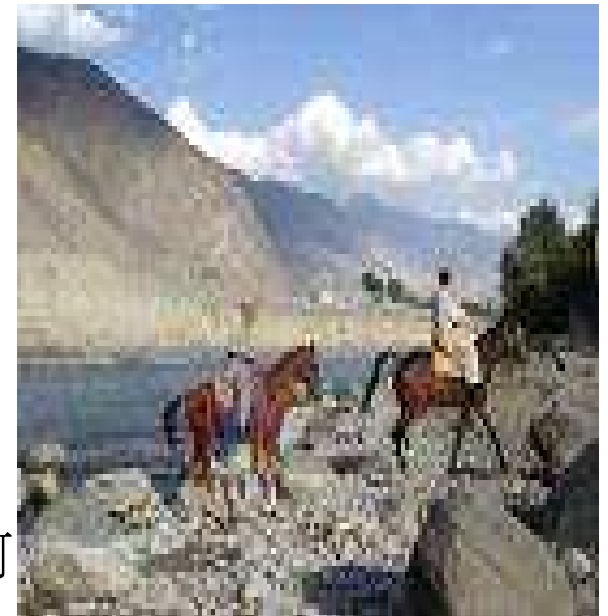
近世梵文佛典的發現

● 歐洲於西紀一八三三年，英國駐尼泊爾公使B.H.Hodgson於尼泊爾發見梵文佛典381部，運回英國分送西歐各國，此為佛典傳入歐洲之始，因此引起歐洲學者研究梵文的興趣。自此有關梵語學研究書籍，原文校訂及翻譯，文法書以及辭典等出版頗多。就中Bālasastrī, kāsikā, a, C Gmmentary on pānini's grammatic aphorism, 1878, G Bübler; Leitfaden für den Elementarcursus des sanskrit, 1883., O, Böhtlingk; Pānini's Grammatik, 1889, W,D, Whitney; Sanskrit grammar, 1879, M, Williams; practical 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887, W, Geiger; Elementarbuch des Sanskrit, 1888, F, Kielhorn; Agrammar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1896, The Vyākaraṇa Mahābhāṣya of Patañjali, 1897., A,F, Stenzler; Elementarbuch der Sanskritsprache, 1923; L, Renou; Grammaire Sanscrite, 1930, H, Courbin; Grammaire élément aire du sanskrit,等，皆為研究梵語必要的資料。



- 解題：*The Sanskrit Buddhist Literature of Nepal*, by Rajendralala Mitra(1882).
- 1873-1876：Hodgson第二次在尼泊爾蒐集聖典，得佛教婆羅門教之古寫經本**850**部。
- 1931：吉爾吉特(根本說一切有部的中心)梵文寫本**200**部。

吉爾吉特河



- 梵文佛典並沒有像巴利文、漢文或藏文佛典那樣形成完整的三藏，但從近百年來出土的梵文和混合梵文的佛教文獻中可以知道，在部派佛教時期，說一切有部曾擁有自己的"阿含"(經藏)和七部論著，這和巴利文所存相對應，另外，根本有部還擁有過自己的律藏，它們的某些戒本還被保存了下來，有部律的內容大體上是和上座部相似的。
- 梵文佛典屬於大乘教派的所見尤多，這些佛典大部分是在尼泊爾、巴基斯坦的吉爾吉特(Gilgit)，中亞地區，我國新疆的庫車、吐魯番、西藏等地發現的，有的是完整的版本，有的則已殘缺不全。在大乘經中比較重要約有《十萬頌般若》、《妙法蓮花經》、《楞伽經》、《十地經》等等。另外，還有一批佛傳和佛本生故事集，這些佛典對於了解大乘佛教的起源、發展，用於鑒定漢藏譯本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
- 現存的初期大乘佛典的梵語寫本大多數是十一世紀以後寫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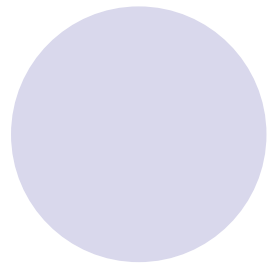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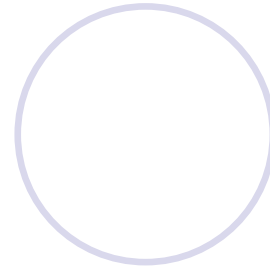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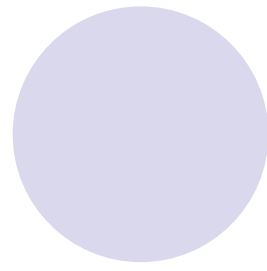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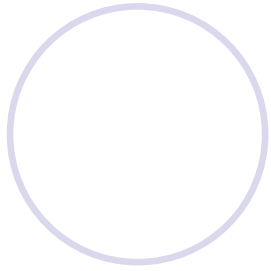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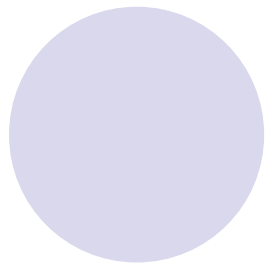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新疆發現的梵文佛典

-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以來，新疆塔里木盆地周緣地區出土了為數豐富的梵文佛典。由于歷史的原因，它們大多都流落海外，以柏林、倫敦、巴黎和聖彼得堡的收藏最為集中。
- 出自新疆塔里木盆地北道的寫本所包含的內容，較之塔里木盆地南道的喀什、和田寫本，完全是另一種內容的佛教文獻，再比較俄羅斯藏吐魯番收集品，可得出結論：大約在公元1000年左右，曾有小乘佛教傳入吐魯番及庫車一帶，主要流派有一切說有部和根本說有部，主要是一些梵語和吐火羅語寫本，而在和田出土的大乘佛教寫本主要是用梵語和于闐塞語寫成的。與北道出土文獻相校，其差別主要體現於：南道發現的這批文獻大約產生于公元1000年後期，僅保存並傳播了大乘佛教的文獻，而且在當地還有所創新，一些佛教的疑偽經典，在該地有著極強的生命力。藏文和漢文文獻曾記載，當時編就的經書不少，編纂地點顯然是在古代的于闐地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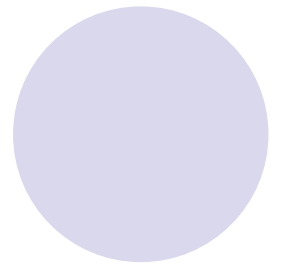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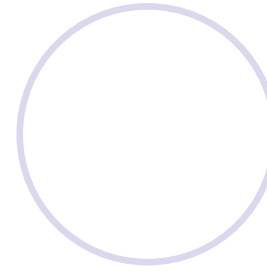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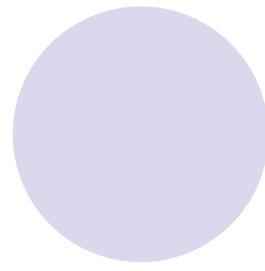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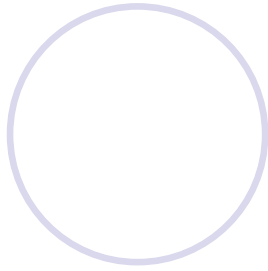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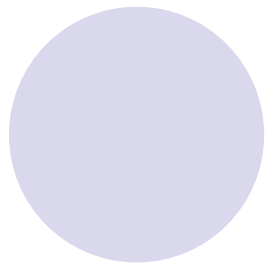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中國古代的梵文研究

- 東晉・道安：由梵譯漢的“五失本”
- 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
- 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
- 三者胡經委悉，至於歎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煩。而今裁斥，三失本也。
- 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
- 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及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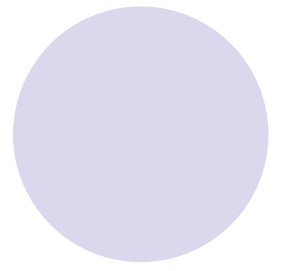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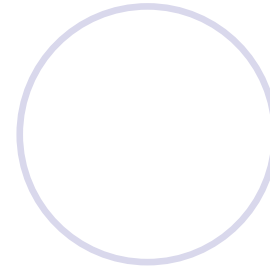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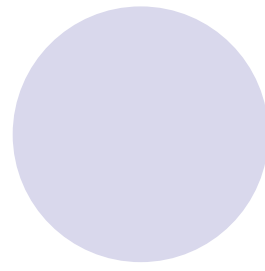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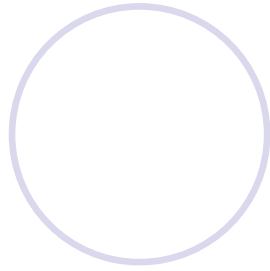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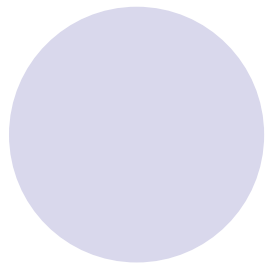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字書：梵文拼音表
- 字源：音義解釋
- 唐山陰沙門智廣的《悉曇字記》(大正藏卷五四)，北宋時印度僧人法護和中國僧人惟淨合編的《天竺字源》七卷(日本尚存第一至六卷)。全書將悉曇的綴字法分類為十八章，以梵漢兩種文字並舉而解其音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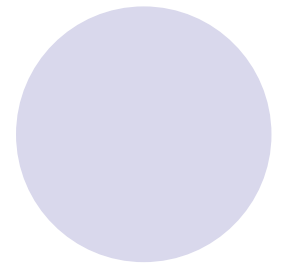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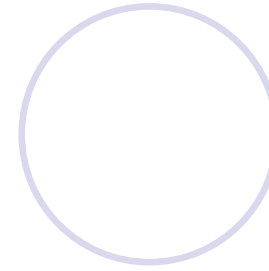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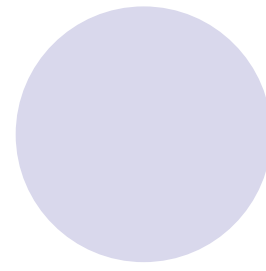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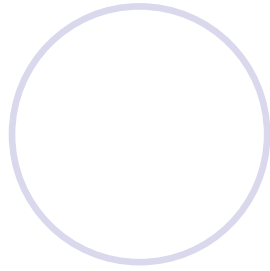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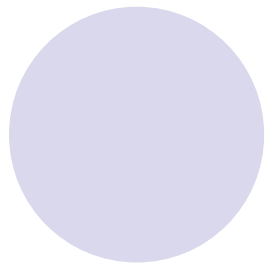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法雲《翻譯名義集》卷一

刹帝利：肇曰王種也。秦言田主。劫初人食地味。轉食自然粳米。後人情漸僞各有封殖。遂立有德處平分田。此王者之始也。故相承爲名。爲其尊貴自在強暴快意不能忍和也。什曰。梵音中含二義。一言忍辱。二言能嗔。言此人有大力勢。能大嗔恚。忍受苦痛。剛強難伏。因以爲姓。



- 南宋鄭樵的《通志》略論華梵項下：「今梵僧咒雨則雨應，咒龍則龍見。頃刻之間隨聲變化，華僧雖學其聲，而無驗者，實音聲之道有未至也。」
- 古代中印文化的交往，大抵是人之知我者無多，我之知人者不淺。



- 梵語千字文(義淨?)
- 素(弓)哩也(二合) 日 *sūrya*
- 戰達羅(二合) 月 *candra*
- 摩底哩(二合) 臣 *mantrin*

梵文與中國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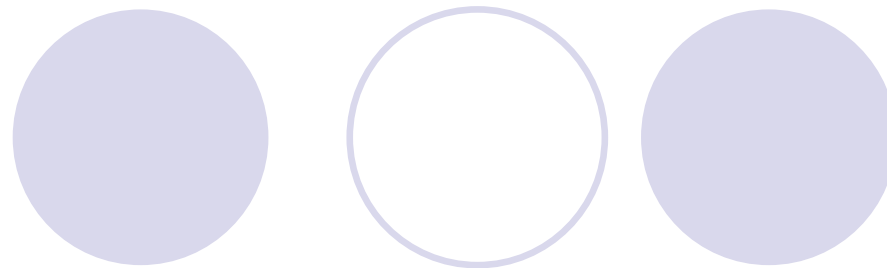
- 魔
梵語Māra之音譯
- 梵
漢字家族本無「梵」，是爲了翻譯佛經的需要才產生的。
- 唐代李紳〈杭州天竺靈隱二寺二首〉之二：「波動只觀羅刹相，靜居難識梵王心」，王旋伯注：「梵王，謂佛。」
- 唐女詩人薛濤〈聽僧吹〉：「閱罷梵書聊一弄，散隨金磬泥清秋。」
- 校注者曰：梵書，即佛經。
- 唐·慧立的《慈恩寺傳》卷三：印度梵書名爲記論，其源無始，莫知作者。每於劫初，梵王先說，傳授天人。以是梵王所說，故曰梵書，其言極廣，有百萬頌，即舊譯云毘伽羅論者是也。然其音不正，若正應云毘耶羯刺誦，此翻名爲聲明記論，以其廣記諸法能詮。故名聲明記論(波膩尼仙)。



梵漢合成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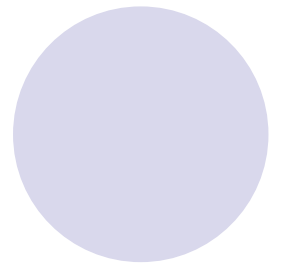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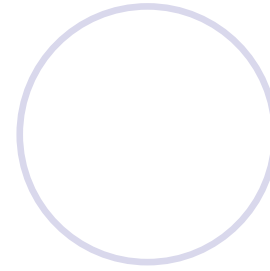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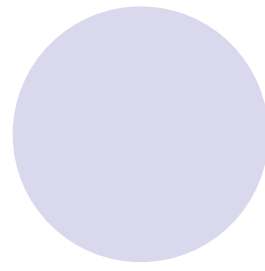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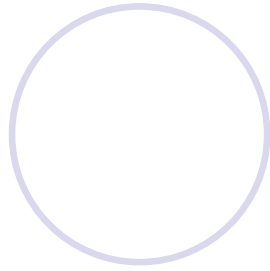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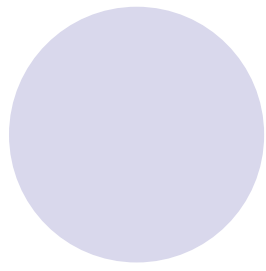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禪定 禪那 定 **Dhyāna**
- 鉢 梵文鉢多羅 **pātra** 比丘乞食時所用的鐵器
- 懺悔 懺摩，**kṣama**，**kṣam-** (動詞) 忍耐，饒恕。
- 窣堵坡(**stūpa**)：墳塚之意
- 唄讚**pātha**，或叫婆陟，婆師，後定名為唄匿。短偈之詠歌。
- 劫：**kalpa**，劫波

- 魔、塔、師子→獅子
- 蒲陶→葡萄
- 頻婆果→蘋婆果
- 末利→茉莉



唐末守溫，創造了一套字母，共三十六個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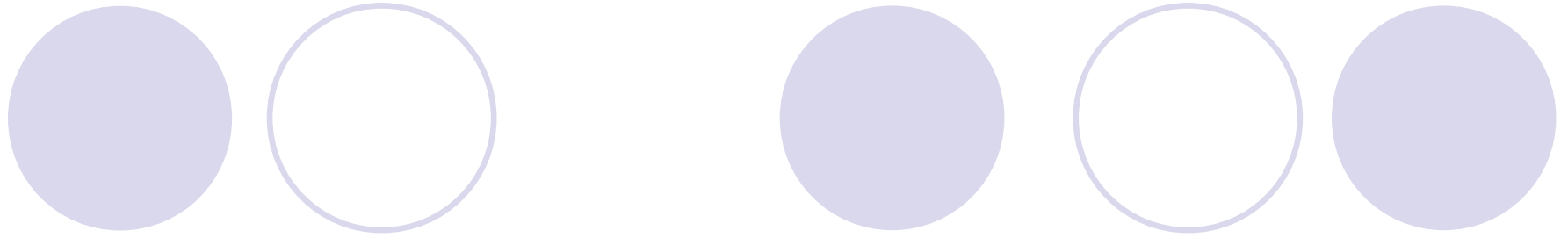
- 牙音 見溪群疑
- 舌頭音 端透定泥
- 舌上音 知徹澄娘
- 重唇音 幫滂并明
- 輕唇音 非敷奉微
- 齒頭音 精清從心斜
- 正齒音 照穿床審禪
- 喉音 影曉匣喻
- 半舌半齒 來日



- 從六朝至唐代中國已學梵文，至今歷史上未嘗有一部可供今人所用的梵文字典和文法書。《一切經音義》至今於本國語文研究仍甚有價值，時時猶可供漢學家參考；《翻譯名義集》也仍可提供佛法中名相之解釋，但於梵文學習補助極微。皆是以漢文為主。而古人所著重的是佛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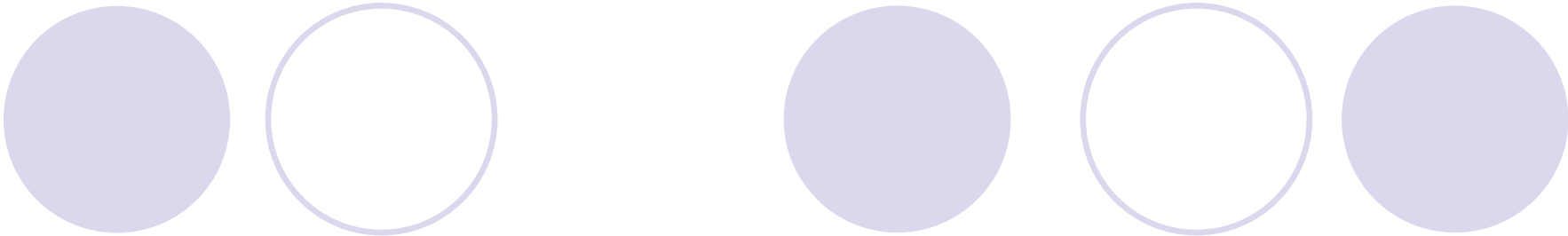
近世歐美的梵文研究

- 近代歐西始知印度有高深學術，是耶穌會人士介紹。
- 1651：荷蘭教士羅格(**Abraham Roger**)將**Bhartṛhari**(circa AD 550)的文法學譯成荷蘭文，在歐洲出版。
- 偽書的出現：
 - 十七世紀中葉，耶穌會神父**Robert de Nobilibus**自製了一部《耶卓吠陀》(**Ejour Vedam**)，傳入歐洲百餘年，有德、法譯本。印度古典原無這書；這書蒙蔽了法國大詩人伏爾泰(**1694-1778**)，他對於印度民族的知識，皆出自此書，據以撰《論諸國禮俗及其精神》一書。
 - 其實，《耶卓吠陀》即《夜柔吠陀》(**Yajurveda**)的音譯，亦所謂《祭祀明論》。十八世紀後期，《祭祀明論》已經確定為贗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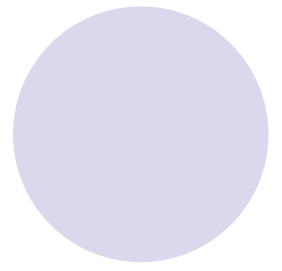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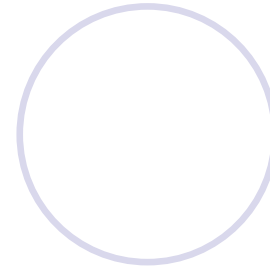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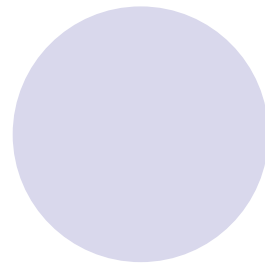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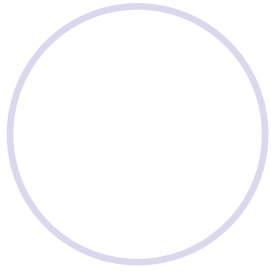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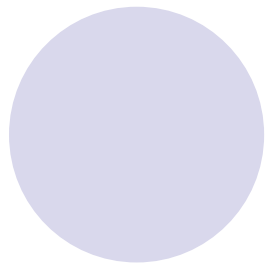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1696年：耶穌會神父Johann Ernst Hanxleden)編出了一部梵文文法，但未出版。1776-1789由迦美會(Carmelite)的奧國教士F.P.de St. Bartholomeo編出兩卷梵文文法行世。
- 所以編出梵文文法書，是由於歐西漸漸學梵文，並發現這文字不是摹擬希臘文而作，自有其淵源，有絕大的原始性、獨立性和保守性。由公元前1,500年至公元後1,000年回教徒征服印度時止，乃是真正的梵文時代。

- 18世紀末葉，英國已入侵印度。Warren Hastings (1732-1818)任孟加拉總督，認為要統治印度，非明通印度古代法律不可，於是號召一班婆羅門，採集梵文法典，但書成後無有明通梵文能為翻譯，於是由梵文翻譯成波斯文，再從波斯文譯成英文，稱之為《乾竺法典》(A Code of Gentoo Law)(1776)。Gentoo 是葡萄牙文，即印度。
- 第一位英國梵文學者：Charles Wilkins (1749?-1836)
 - 1785: 譯出了Bhagavadgītā(《薄伽梵歌》)
 - 1787: 譯出了*Friendly Advice* (Hitopadeśa)
 - 出版自撰的《梵文文法》
- William Jones (1746-1794)：英國著名東方學者
 - 生平通東西方語文四十一種，其中十三種較精熟。梵文造詣甚深。証明其與希臘、拉丁諸文字相關，曼衍於Celtic, German等語。又開闢了比較語言學、比較神話學的領域。

- 
- 科布洛克(Henry Thomas Colebrooke, 1765-1837)，奠定歐洲的印度學。嘗印行梵文字典，巴爾尼文法，善教寓言，又自撰梵文文法，籀譯古碑誌多種。平生珍藏印度鈔本甚多，舉以贈東印度公司，後收歸倫敦印度公署圖書館。
 - 英人Alexander Hamilton (1765-1824)：早年往印度學好了梵文。1802年在巴黎教授梵文，此時德國詩人施雷格(Friedrich von Schlegel, 1772-1829)從之學(1803-1804)，進而深造，於此，整個印度學的研究，從英國漸漸傳到歐洲大陸，開了十九世紀之一盛期。

- 
- 自施雷格後，德國學者漸多學習梵文，既自直取梵文，又藉助於英譯，這與初期英國人藉助於波斯文等情況相若。
 - 著名德國梵文學者：施雷格之兄August Wilhelm von Schlegel(1767-1845)，為德國第一位梵文教授(波恩Bonn大學，1818年始設梵文講座)。
 - 法國的梵學研究，由彭洛夫(Fugene Burnouf 1801-1852)奠定了基礎。巴黎大學教授，其學主要在於吠陀，一生最大貢獻在恢復了古波斯語Eend語文，即拜火教蘇魯支Zarathustra教主所用的文字。其弟子有穆勒(F. Max Muller)、羅特Rodolf Roth (1821-1895)。



- 日本高楠順次郎(1866-1945)等人到歐洲留學，梵文與巴利文研究就不斷在日本佛教流行。在美國，目前梵文也在佛教學課程當中。

梵文研究與佛典研究

- 在佛教學裡，梵文研究的目的，不是爲了據出土的殘存梵文佛經，來檢定、評價中國古代所譯的佛經的不當。
- 僅止於挑剔漢譯不當的文本對比，不算是有價值的研究。
- 要弄清楚，文本對比的目的的是什麼？它能夠帶出什麼樣的問題，才是最重要的：
翻譯問題？語言問題？義解問題？社會制約問題？
- 梵本 ≠ 標準文本

梵文研究有助於佛典研究的地方

1. 提供輔助線索，幫助鑑別和釐清問題：

《維摩詰經》「不入二法門品」：

〈唐譯〉：時無垢稱，普問眾中諸菩薩曰：云何菩薩善能入不二法門？仁者皆應任己辯才各隨樂說。

〈梵文寫本〉： *atha vimalakīrtir licchavis tām bodhisatvān
āmantrayate sma: pratibhātu satpuruṣāḥ katamo
bodhisatvānām advayadharmamukhapraveśaḥ*

(《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蔵写本に基づく校訂——》，大正大學出版會，2006，東京)



根據漢梵譯本對比，可得出：

〈入不二法門品〉欲探究的論題，應該是：
「對諸菩薩而言，『不入二法門』的真正意義是甚麼？」

又或是：

「對諸菩薩而言，哪一個是通達不二的最殊勝法門？」

Vijñapti (唯識) vs Vijñāna(了別=八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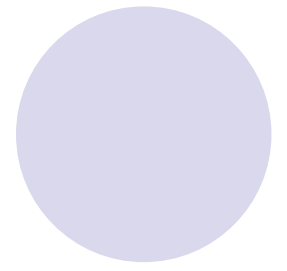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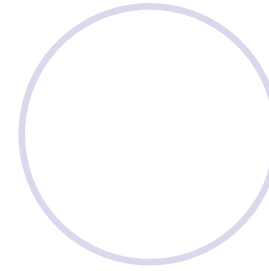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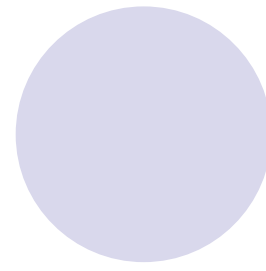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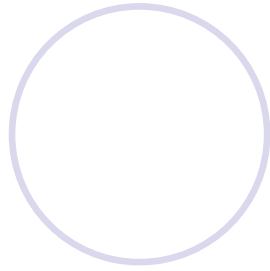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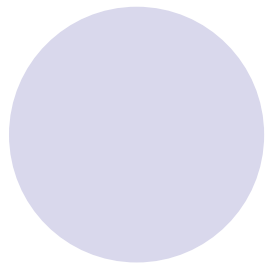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唯識”？“唯識性”？“唯表相”？“唯表像”？

Jñā- IX. to know , have knowledge , become acquainted with (acc.) , perceive , apprehend , understan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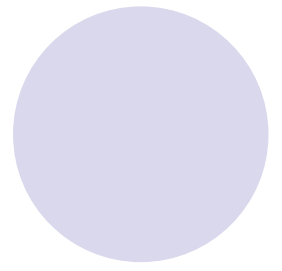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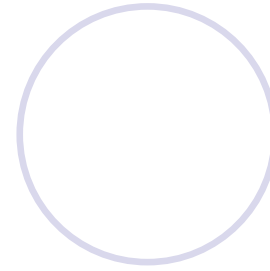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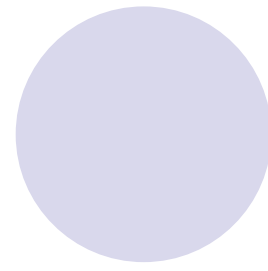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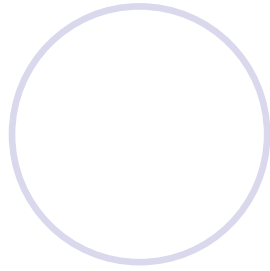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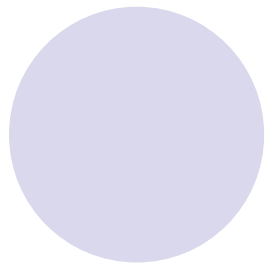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Jñapti: (f.) understanding , apprehension , ascertainment

Vijñapti: (f.) information , report (了別並顯現)

vijñapti-mātra : mātra = mere, nothing but;
唯了別之顯現



- “大乘”、“小乘”中的“乘”字，原出於中期印度語的“**jaana**”(智慧)，但在梵語化的過程中，被誤譯為今天的“**yāna**”(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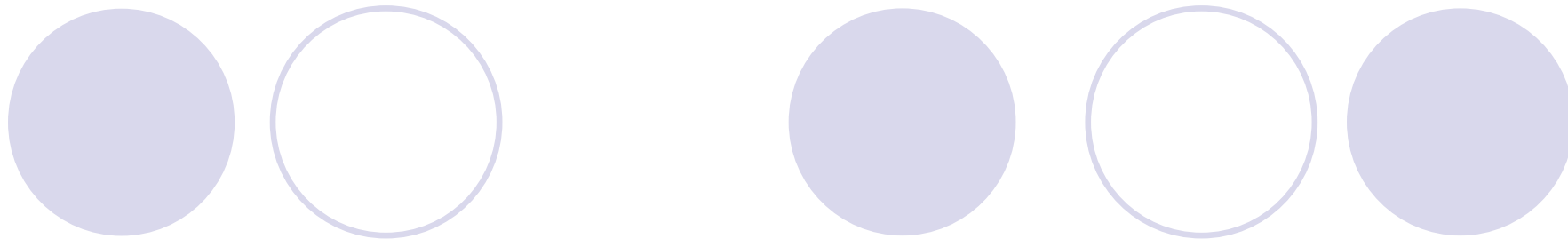


2. 直入原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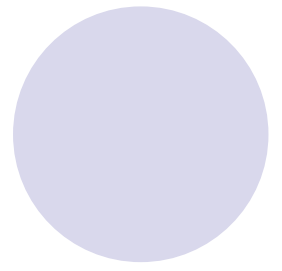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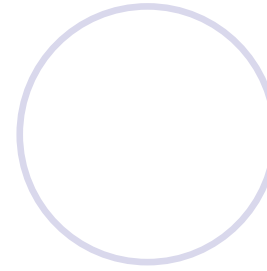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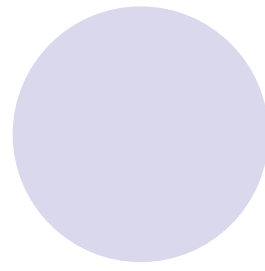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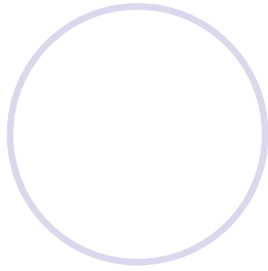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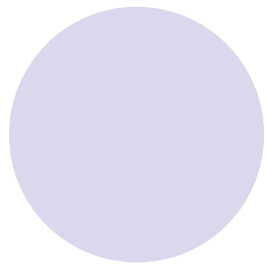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大乘佛教論師的著作都是用標準的梵語，如龍樹原出身南印度維達婆國婆羅門家庭，其《中論》就是以標準梵文的詩頌寫成。

3. 幫助理解古漢語佛典

梵文寫本的佛典多寫於十一世紀以後，中國東漢、魏晉的漢譯佛典遠遠早於梵語寫本，所以研究大乘佛教的成立問題時，必須借助於漢譯佛典，否則難以接近初期大乘佛教的真面目。自東漢至南北朝的漢語佛典，有不少的原典是中期印度語、中亞語言等口傳或書寫而成。



- 印順法師曾說過漢譯佛典對佛學研究者來說，重要性應該是在對大乘初期思想的研究，因為相關的材料，在印度方面非常缺乏，除了斷片和考古上的發現之外，文獻資料最豐富的是在漢文的藏經裡面。現在，包括日本學界，學者們共同關心的問題，就是大乘的起源，以及大乘經典的結集，與它的增減損益和流布，這些在文獻上幾乎都集中在初期漢地的譯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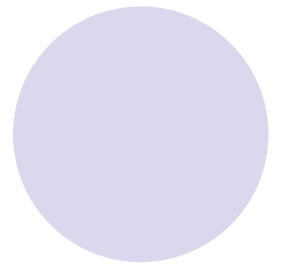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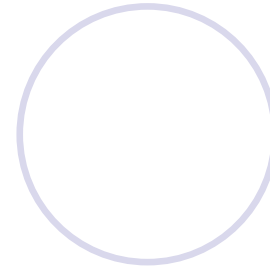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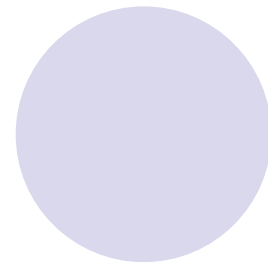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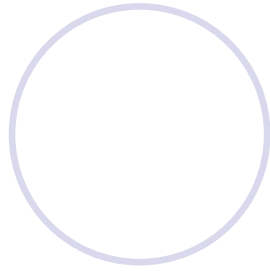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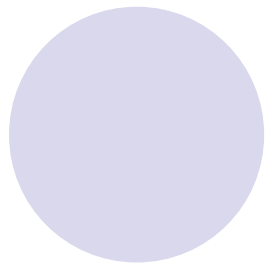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但漢譯很不好懂。現在研究佛學的人，學到巴利文之後，便不去讀漢譯的《阿含》。因為巴利文清清楚楚，要不然還有英文可以對照，漢譯《阿含》難讀。又有人認為，學到藏文之後，何必又去讀晦澀難懂的古譯，直接去閱讀藏譯或梵文就好了。但是，若對照漢、梵譯本，有助發掘大乘佛教思想發展的線索，另一方面，也有助讀懂漢譯。

- 
- 漢語佛典中的“(爲)...所V”式被動語句：

「(人死)命盡神去，載出野田。或火燒之，身體臭腐，無所識知。飛鳥所食，骨節支解。」(西晉·竺法護譯《生經》卷二)

無所識知 = 不被人所識知。

- 這樣的句式在古代文言文中不經見，從漢梵佛經的對勘材料則提示這句式應是原典語言影響的產物(word for word; morpheme for morpheme transl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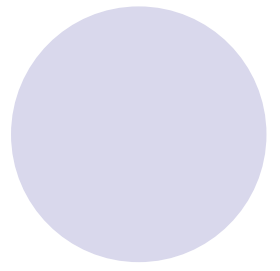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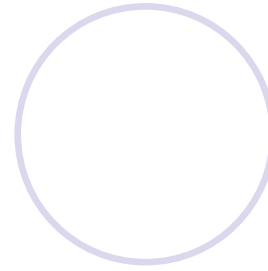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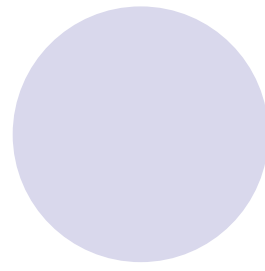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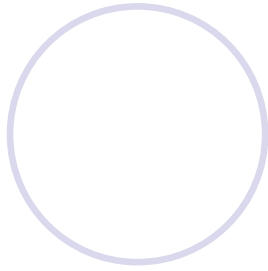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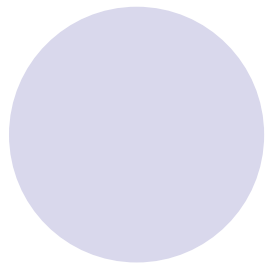


- 翻譯本身也是一種理解和詮釋，它可以幫助我們去了解佛經原本的詞語和文句的意義。印度籍佛教學者穆克紀曾說，漢譯本可以幫助梵文本的理解，梵文本也可以幫助漢譯本的理解。
- 把漢譯佛典的語法詞彙和梵語等佛典或翻譯相比較，也許會闡明理解漢語佛典中的一些難解的語法和詞彙，而且古譯佛經一般很難懂，如不參考梵本或者是巴利語、藏語的經典，不僅不能理解，而且可能會誤解原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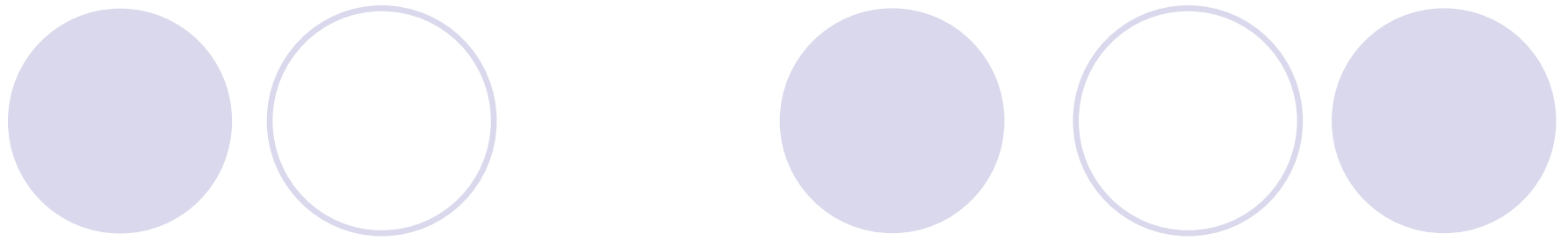
4. 有助於佛經漢語和古漢語的研究

中國相對於印度來說，是強調文字重於強調語音，再加上中國文人有仿古的嗜好，寫文章大量使用套語、成語，因此，這樣的文本並不能夠忠實地反應某個時代的實際語音，以及實際的語言狀況。而佛教可能是基於印度口頭的傳統，基於它宣教、佈教上的需要，使得佛經的翻譯大量地使用口語，因為有些翻譯者並不是中國傳統的文人，對中國古典並不是那麼熟悉，使得佛經的語言比較接近翻譯當時周邊的語言狀況，包括語音的、語法的和詞彙的。因此對於研究漢語流變的學者來說，他們逐漸發現要研究漢語在歷史上真正流變的情況，與其求助本土性的文獻，不如打開佛教的大藏經，裡面保存很多語言資料，包括語音的、語法的和詞彙的。

比如，禪宗的語錄大體上反應了那個時代的真正語言狀況，不像唐宋八大家的文字，它們並不見得能夠實際反應當時的語言狀況。這是漢譯佛典或是漢文佛典被重視的原因。



- 比如，「僧伽 **saṅgha**」用的是「伽」，而「釋迦 **śākya**」則用「迦」。從漢語保存的譯音推測它大概是譯自那個音。漢語保存了一些資料可以讓人進一步透過漢語本身音韻的理解，推測出當年它用這個漢音來描寫的梵文是哪一個；如果有漢語音韻的知識就掌握了更有利的一種工具，可以對保存在佛典裡的音譯詞進行比較正確的還原。具備了漢語音韻的知識，就可以讓這些音譯詞說話，表明它們的身份到底是從梵文還是從俗語來的。從梵文或從俗語來代表什麼意思？



5. 幫助佛經翻譯演變史的研究
6. 推究佛經在流傳中的增補過程
7. 探討梵本與漢譯之間的置換規則

參考資料

- 辛島靜態：〈關於漢譯佛典的研究—語言、方法及文獻學問題〉（「世界佛教論壇」網站）
- 徐梵澄：〈梵文研究在歐西〉，《徐梵澄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1。
- 萬金川、黃國清：〈漢譯佛典在世界佛教的重要性〉，《福嚴會訊》，第四期，2004年10月。
- 周一良：〈中國的梵文研究〉，《周一良集》。
- 朱慶之：〈漢譯佛典中的“所V式”被動句及其來源〉，《古漢語研究》，湖南師範大學，1995年第1期。
- 渡邊海旭：〈佛教梵語聖典概觀〉，《現代佛學大系》四三，彌勒出版社。
- Pierre-Sylvain Filliozat, *The Sanskrit Language: An Overview*, Varanasi: Indica Books, 2000.